

文學類高中職組佳作

丹楓

最美的就是……

【前記】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身障者，我也不認為這世界有什麼最美麗的風景。至少，我曾經這麼以為。

直到有一天，我懷疑起自己開始壞了，但我放棄去尋找腐壞的根源，也放棄去尋找別人求助，只放任自己在黑暗中不斷的墜落與腐爛，至於到底發生了什麼，請聽我娓娓道來……

【曾經】

小時候的我，是一個怕生又敏感的小女孩，抬頭看人總帶著點怯生生，只有在熟悉的家人面前才可能似嘰嘰喳喳的小麻雀那樣活潑。經歷過多次搬家的我，在新同學的眼中越來越有個性，舉止裡面開始帶有一股潑辣勁兒，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內心依然存在那個性格膽小又怯懦的女孩，外面的世界就像個不怎麼有趣的冒險，逼著我裝扮成猛獸來應對。而最美的風景不存在，對我來說，整個世界是雙永遠磨腳的鞋子，我難以適應。

【後來】

隨著年紀越長越大，課業壓力也越來越重。

在一次與朋友的爭吵後，我選擇了任由曾經的朋友散播謠言中傷我，因為我相信「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加上性格中的軟弱也讓我不願爭辯，沒想到謠言的力量，讓大部分的人對我產生了誤解，清者沒有自清反而換來的是舊友的步步緊逼，我的個性也更加的習慣壓抑及陰鬱了。

沒過多久，身體隨著失控的內心響起警報。今天頭暈了，明天手痛了，後天腳疼了，全身似一扇年老失修的木門，整日喀拉喀拉地作響，但那聲音，只有我自己聽的到。當我對他人訴說疼痛時，只得到淡淡的一句話：「你想太多了吧，你就是太懶得動才會這樣。」皆出於此，我只好任由黑暗蠶食鯨吞我的全部，在人前帶上的面具也開始崩解，要是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我都會在房間裡摔壞物品、抓紅自己的手臂及大腿，只為了釋放在胸口那壓抑到快喘不過氣的黑暗。

直到某一天，我發現我再也不是我認識的我，這場人生之戲，卻還有很長時間才會演完。

【谷底】

壓垮戲台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在十五歲的第一天，我的母親在出門上班的途中發生了極嚴重的車禍，當下便沒了呼吸心跳，幸虧是路過的護理師實施 CPR 加上醫院的才恢復了基本的生命跡象，但母親只剩下躺在病床上那無法回應的軀體，那個活生生的靈魂再也沒有出現過了，不到半年，母親還是撒手人寰。

事件發生後，我仍然能吃、能睡、能笑，依然扮演正常的我，但我的內心卻像被漸漸鑿空的山洞莫名地空虛。不出四個月，感冒久治不癒住院的我，晚上總因為失眠而在病房外遊蕩，時不時還大哭大怒，被主治醫生轉介至精神科的同時，也開啟了我的漫漫醫療路。

很少人可以接受一個乖巧的女兒竟然得到了憂鬱症（之後還經歷一次躁期而變為躁鬱症），至少我的父親不行。所有人也對此無能為力。只有我知道，媽媽的事情不是起始點只是導火線，那樣的黑暗早已伺機而動準備一股作氣的將我擊倒。

此時的我，更不懂得什麼叫做最美的風景了，整個世界蒙上一層灰藍色的濾鏡，就算繁花朵朵在我眼裡也不過是凋亡的前奏，所謂一笑不過是戴上面具應付他人。我憎恨那苦悶又悲慘的生命及人生，而我更痛恨服從社會安排的我努力扮演著好女孩、好學生，卻受到生命的無常對待。

身為國三生的我終日蝸居在我的小房間，憂鬱症帶來的失能使出門也變成萬分艱辛的事，終日昏昏沉沉但從來沒有安穩的入睡過一次。要是出了家門，只要有人與我走在同個巷子，我都會不自覺繃緊神經並隨時防備被人攻擊，我的腦子裏面總會出現一種想法告訴我：你身邊的人都討厭你、你要小心所有的人、這個世界很危險。

原來，我不只是一隻被螳螂捕到的蟬，後面更有一位名為思覺失調症的黃雀準備將我一口丟掉；原來，我以為的黑暗還不是谷底，還有一個更深的黑洞將我不停的向下拉。

那時的每天，痛恨自己的無能是日常工作，痛恨命運的無常是例行事務，我渴望用腐朽的自己換取媽媽的生命，但這就像是鏡花水月只存在於虛幻小說。

會考前一週，我的下巴突然地脫臼，儘管醫生已經調整回原樣，我的下巴仍不自主的左右移動，帶來的疼痛令神經已經纖細到不堪一擊的我持續的大哭大鬧，萬般無奈之下，父親只好將我送至三總的精神科急診，被緊急壓制注射鎮定劑的我，就陷入了意識的黑暗，也是好久沒有過的平靜。

父親手上的建議入院單令父親無奈而又不知所措的臉龐映照著醫院慘白的燈光。

儘管沒有住進精神病房，會考的前一週已經精神崩潰的我在重要的會考也無力去努力了。

【選擇】

畢業旅行，我請假了；國中會考，我考砸了；畢業典禮，我半途逃跑了。進入高中階段的暑假，我三思之後決定勇敢地為自己做一次選擇，在我勇敢的說出想法並堅持之下，爸爸終於同意我延後一年就讀高中的決定。

桂子飄香的九月，我在秋天的蕭瑟裡依然頹廢消沉，同儕們進入了青春的高中生活，我卻停留在過去的陰影。幸運的是，在穩定服藥下，我沒有那麼害怕人群了。為了防止終日的胡思亂想，白天我會到圖書館，晚上則到安親班替小學生檢查作業、打掃環境。

一開始在圖書館只是終日發呆的我，有一天，在圖書館的浩瀚書海中試圖尋找我那失敗的人生有何意義的解答。我翻遍了科學、哲學、人文、社會科學、史地等書籍，沒有人可以對我的人生做出解釋，也沒有人可以為我解答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然而在這樣尋找的過程中，我漸漸了解到：我的人生和別的人生不會一樣，我的想法和別人的想法不會相同。而我能做的，是去認真地、仔細地體會一遍自己的人生，今天門口的大樹一定會和明早的不太一樣，繁花是凋亡的前奏卻也能滋養著新生的果實，要是沒有媽媽的意外我也不會停下自己已經失序的步伐，事情的發生沒有絕對的好壞，惟端看你怎麼去領悟罷了！

【波折】

第三度轉診至別間醫院後，我決心找出全身不明疼痛的原因。種種檢測之下，我又確診了新的問題——纖維肌痛症。這個症候群最知名的患者便是美國歌星女神卡卡，而患者通常會合併多種症狀，如全身性肌肉疼痛、睡眠障礙、大腸激躁症、顫顎關節障礙（顫顎關節約在下巴的位置）等等。目前此種症候群的

原因及機轉尚未明朗，只能確定與神經系統不正常放電、痛覺傳導路徑有關，並且如同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一樣無法根治，僅能依照藥物及生活方式的調整使患者的症狀改善。

知曉的當下我的內心是輕鬆卻沉重的，因為了解確切的問題而輕鬆，因為得知不可能根治而沉重。然而，種種的波折及痛苦提醒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正因為這個症候群，我明白很多疼痛是神祕而又真實存在，所以更應該去正視每個人的感受，不應該將自己的陳見及價值觀拿來強加在他人身上並評判他人。

【尋找】

一年以後，我重新調整自己的步伐，學著接受自己的所有，並在所有事上嘗試用不同角度去欣賞及了解。只是，我始終找不到那屬於我的最美的風景。

沒想到，我在論語裡面發現了。

孔子有一次與弟子們談到治國，曾皙說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翻成白話文是：在三月的暮春時節，穿上今年春天剛做好的春服，有幾個成人也有幾個小孩一起到沂水洗澡，之後在舞雩台吹吹涼風，並唱著詩歌一同走回家。）看似毫無關聯的景色，卻隱含著太平盛世的模樣，同時講述人與自然密不可分又親密如一體的概念。原來，這就是我心中最美風景的模樣。

【後記】

我仍然飽受躁鬱症、焦慮症、纖維肌痛症給我帶來的痛苦，但我學會了要接納那處於低潮的自己，要傾聽自己真實的內心，而我的身邊不只有自己，還有好友、家人及老師。

你如果問現在的我最美的風景是什麼，我會回答最美的就是：曾點的構想中那些人在日常生活裡面的欣欣然；最美的就是：胡蘭成與張愛玲結婚時題的那沒有實現的證詞——願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然而，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真正和平的一日，也沒有存在過太平盛世，更沒有人知道那虛假的現世安穩到底會持續多久。我們眼前的和平假象常常是建立在忽視，我們忽視歐洲難民潮及非洲內戰的難民，我們常常以為只要自己過得好這個世界就是和平而美好的。這並不是指責大家的冷漠，而是我對自己的警惕。

我不期望未來的自己可以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大聖人，但期望卑微的我在經歷磨難後，能找到自己的能力，並運用它去使更多人能成為我最美的風景裡面那欣欣然的主角。